

「靜」與「深」間的感知

無垢所觸及的河流

文 / 崔綵珊 (藝術工作者)

採訪館長那日，是個冬陽斜照的美麗午後，一進門她就對我說：「妳看窗外的陽光，好美……。」當時閃進我腦海中的畫面正是傍晚時愛河的波光粼粼，路人們閒散地騎車經過河邊，時間在那瞬間似乎全放慢了腳步，只剩黃澄的光是天地中唯一的訊息……。

「無垢舞蹈劇場」對台灣人而言並不陌生，從〔醮〕、〔花神祭〕、〔觀〕到〔潮〕，每一場演出都讓人對其所展示的「緩行肢體」與強烈的「視覺呈現」有著深刻及難以忘懷的烙印。舞者們在無垢的訓練並非如一般學院內所要求的那般——至少要維持某種速度，反而是從內觀的狀態來開啓舞者對於身體每吋肌肉的感知：保持平衡，重心下沉並放緩移動，而後透過脊柱為中軸畫圓弧，再讓體感帶動內在進入到更深沈的靈性。於是看無垢的演出常會讓人有時間靜止的感覺，甚至還可能會有些焦躁感。但不論是「靜止」或是「焦躁」，映對出的都是觀看者當下的情緒。無垢透過「靜」與「慢」帶出生者常未注意到的「深」與「厚」，在心領神會的過渡間，人們彷彿可以窺探介於靈性與慾望間的那片灰色地帶。



無垢舞蹈劇場於2018年2月10日《靜河流深》展開幕祈福祝禱（高美館資料照片）

在《靜河流深》的展覽中，無垢的〔觀〕是策展人李玉玲的靈感來源。而貫穿整個高美館大廳的流水布幔，正是無垢這次所展出的作品。這件「從天而降的河流」不僅揭開了展覽的序幕，更預告這是一個身體感知的空間。在視覺上如河水般的裝置，以流動的意象姿態揭示了我們對於河川所有的想像。不管是流經高雄城市的河，亦或是沿流域開散的沃土，甚至是，屬於我們心裡那條內觀的河流等，每一個「河」所觸及的區域，最終都會成為個人內心深處的一片「影像」。我想，正如策展人李玉玲所言：「〔觀〕，對我而言，就像是一個移動的風景，是一個靜與深的寧靜片刻。」

〔緩行中的慢舞〕－無垢的祈福祝禱

從舞者端著燭火緩緩現身高美館大廳的每個角落開始，這樣的「徐行」就如同是匯聚成大河前的支流般，緩而綿密的朝河中央聚集。而此時的觀眾在當下彷彿就化身為河水所流經的土地，讓如「水」般的舞者在其中穿梭著。〔觀〕在創作的理念上，其實就是生命與周遭環境間的思考。當眾舞者們緩步「流淌」到象徵土地的稻穗中心時，端坐如僧人般的樂手便開始了為展覽祈福，為台灣祝禱的鳴鑼儀式，配合現場眾舞者們齊聲吟誦的梵音心經，讓整個展覽場域繚繞在「唵」的能量層裡。無垢的舞者們所發出的「唵」是自喉頭發音貫穿到腦門頂輪，並讓「聲」停留在鼻腔內迴盪，而心經在

喉輪唸誦時，會配以海底輪的氣，由尾椎底推置頭頂，使其輻射為一種「環形」的靈氣，而此時舞者們牽起手所圍成的圓，象徵祈求的正是眾人們的平安與宇宙間所有的圓滿。這畫面讓《靜河流深》的開幕，就如同「靜水」（Still water）刻地般觸動所有場內人們心底最深的那條弦。

關於〔觀〕，林麗珍曾說：「內在裡面，我們一直在探討的是一種靈性跟慾望，在生命中，我們每分每秒、上上下下都在做抉擇，當你一不小心的時候，你就會往下走，當你自覺時，你又會開始慢慢在恢復。」不管是靈性的昇華亦或是慾望的拉扯，談論的其實都是某種內在的流動性，這樣的流動就如同大廳的河水裝置意象，無論是順河漂流向海洋，又或是沿河掘地三尺，這趟流動的過程在生命中似乎都像是一件件身體感知的收納，不論是視覺、嗅覺、觸覺或聽覺等等，「生」，在時間的流逝裡，總會劃記些腦皮層的刻骨銘心。於是策展人李玉玲形容：「〔觀〕這件裝置，本身就是《靜河流深》的意象了。」透過水紋般的湖水綠手染布幔，在大廳中，我們看到的是藏於水面下的展題，若隱若現，但觀看的身體卻會隨著展覽的作品配置而逐漸清晰，甚至有著「昭然若揭」的視聽感。

河流意象的跨領域延伸

關於河流，策展人李玉玲曾提及四個面向。一是透過河流的隱喻，讓高美館成為孕育城市文化的發電



機，串連愛河流域的文化節點，讓城市共同開機發亮。二是從河流「支流」與「匯聚」的本質來看，在《靜河流深》的展覽中，藝術家就如同眾多支流般，因作品的匯聚而形成展覽的總體，此展覽不僅在策展上跳脫以往的「概念先行」，在策畫上更是突顯藝術家作品本身的詩意及身體感特色。三是河流中蘊含的「靜」與「深」的特點，李玉玲提及高雄這個城市正在從工業化城市逐步轉型為創意宜居城市，她希望能透過「安靜」與「深刻」，來談及高雄城市的文化品格。四是以河流為一個隱喻，從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的城市去思考「靜河流深」的展覽與高雄在地的連結。

從高美館整建後的新空間來看《靜河流深》的展覽，在104的展間中，藝術家約瑟夫·柯蘇思（Joseph Kosuth）的作品會瞬間吸引住進入展場的眾人目光，他以霓虹燈管製作出台灣古地圖中的西部海岸，而海的意象恰巧正呼應著「納百川」的包容；隨之而來引人注意的便是謝素梅的〔許多說過的話〕這件作品，她將話語轉化為噴泉中不斷重複流動的墨水，藉由泉水的反覆性指涉語句中的變異詩性，而墨色的泉水聲更是呼應身體感知中的聽覺，讓觀者在視覺的轉換上再添聽覺的層次。此外，104的整體空間，在色彩上是以黑跟白二色為主，透過展廳光線的轉換，讓藝術家橋本雅也的作品在「安靜中綻放」。

「安靜並非死寂。」策展人李玉玲強調著。安靜後所延伸而出的「物理」現象或是隨之而察覺的事物或許才是美術館要帶給民衆的禮物。於是在橋本雅也的展廳中，由鹿骨所雕出的花卉，探討的正是某種「死地而後生」的美，是種對靈肉與生死間的哲思。值得一提的是，「時間」在104展間以一種縱向的方式連貫著所有的作品，藝術家石晉華的〔行路一百公里〕，乘載的便是以時間堆砌出的輪迴與肌理；謝素梅的〔許多說過的話〕也是要靠聽覺的歷程來體會話語的流淌；而蔡佳蕙的〔紀念詩人余光中〕則是以畫作回溯余光中的詩集《安石榴》，讓文學與視覺藝術相結合，形成交會的時間軸。回到無垢的〔觀〕來看，時間在其中就如河流般記錄著許多「未竟」或「已竟」之事，人們在生命的河中浮沈著，但同時也在活著的記憶裡雕塑並刻畫著人生。



無垢舞蹈劇場〔觀〕（攝影：金成財）

跨空間的流域串連

在高美館105展廳的柳美和與謝素梅，其桃樹與水生植物的內容都恰與園區的自然環境相呼應。柳美和的〔花獻計畫：尋找阿婆蘭〕，是透過無性生殖來討論種族繁衍與人類兩性關係的結構狀態。但有趣的視角是，當我們看著這件被溫室所包覆的作品時，它的背後卻是「鳥語花香」及「枝葉婆娑」的自然開放場域。這對策展人李玉玲而言，是個觀看動線上的刻意安排，從104展廳的黑與白到105展廳的色彩繽紛，她想對民眾分享的不只是改造後的高美館內在場館，另外還有隨視覺延伸的外部綠地。這種由內滑順至外的空間感，隱約暗示著《靜河流深》裡眾場景轉換的「跨域」。

透過「跨域」的概念回頭來看「流域」本身的拓展，不管是「中都唐榮磚窯廠」、「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高雄市電影館」、「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甚至是「旗津灶咖」，這些沿愛河流域而擴充的館外展覽，其實都在回應著「城市對於一條河」的想像。「文化的河不能過於快速與浮掠，文化的河應該要用一種『慢』來產生驚人的文化厚度。」李玉玲說著。在她說完這席話的同時，無垢那從天而降的湖水綠布幔再次出現在我腦海中，它的染紋藉著燈光的照射在一樓大廳

內漸漸閃爍著，與土地相容，與眾支流匯集，於是關於《靜河流深》的流域，其實就在「河」與「流」的發想間形成，而後透過「靜」與「深」的沉澱讓展覽的文化底蘊因而豐厚。

潮間帶的禮讚

潮間帶在自然界裡一直都以生物多樣性著名，它是河流與海口的交界帶，也是象徵某種開始與結束間之交匯區。在高美館中，須田悅弘的作品可說是讓人為之驚艷，他將木刻的鬱金香作品放置在上樓前視線可觸及之處，然後這株鬱金香正是對完工後的空間所做的禮讚。經過〔鬱金香〕後，觀眾們可以享受來自園區中的自然天光，穿廊視野明亮通透，視線所及是館外大片的綠地，而這也彰顯出高美館得天獨厚的特色。

順著參觀動線移動，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的作品也與陳文祺的〔偽日記－高雄〕相互對話。約翰·湯姆生在1871年登島，之後拍攝紀錄了打狗港（高雄）與南台灣的風景照；而陳文祺則是替相距約一百五十年後的高雄製作了二十件〔偽日記－高雄〕的作品，他的「偽」在作品的含義上是「人為」之意，取景之處都不是高雄現在的觀光景點，而是對於藝



無垢舞蹈劇場之工作坊（無垢舞蹈劇場提供）

術家或高雄民眾們「有意義」的地點。他將輸出的攝影作品用標本釘固定住，傳遞出某種「刻意留存後」即死亡的含意。

另外，在觀看潮間帶的作品時，民眾們也會從所站之處往下眺望104與105的展廳作品，這樣的觀看方式，似乎回應了某種水面上與水面下的對望；樓層挑高的距離在此時彷彿成為河流的跨面，從美術館空間中呼應著《靜河流深》整個主軸的發想。

「喻」的圓滿

回歸一開始無垢舞蹈劇場祈福的場景，「喻」的聲波形狀其實是一種蛋形能量圈，而整建後的高美館空間在參觀動線上亦是一個環型。最後，看展的觀眾們會經過藝術家彭葉生（Yannick Dauby）的〔一些關於水生生物聲音與呼吸的故事〕作品。他採集關渡自然公園水面下生物所發出的聲音，那些我們所認為的安靜水面下，其實滿佈著眾多昆蟲與水底生物們的聲響，而這也是《一平方英尺的寂靜》一書中所提到的：自然中的語言。之後，如水循環般的週而復始，觀眾們又

會回到104的展廳，此刻謝素梅的〔許多說過的話〕及約瑟夫·柯蘇思（Joseph Kosuth）的作品會再次映入眼簾。若自始至終我們能保持著一顆安「靜」與沉澱的心觀展，那身置於噴泉的流水聲中，就會再度聽到彭葉生所紀錄的水下世界，這兩「聲」的相疊，是「身」也是「深」。於此，「深」刻的身體感，在《靜河流深》的展覽中，其實就是從每件如詩句般的作品逐漸積累體會而成的「厚」。

在〔觀〕的創作理念中，林麗珍曾說：「我們這個環境是屬於所有的生命。」她對土地的這份熱切，也化為策展人李玉玲對高雄的情感。若真要說對《靜河流深》最感動的部分，我想那也許會是館長李玉玲在為志工們導覽解說時……那「一股腦坐下來」的畫面。她用自己的身體回應著無垢的作品，用行動告訴大家「來美術館不是只來看展覽」，而是可以休息甚至是享受這個空間。最後，究竟什麼是「靜·深」與「河·流」間的風景？類似的吉光片羽或許就是那句：「妳看窗外的陽光，好美……。」



無垢舞蹈劇場〔潮〕（攝影：金成財）

